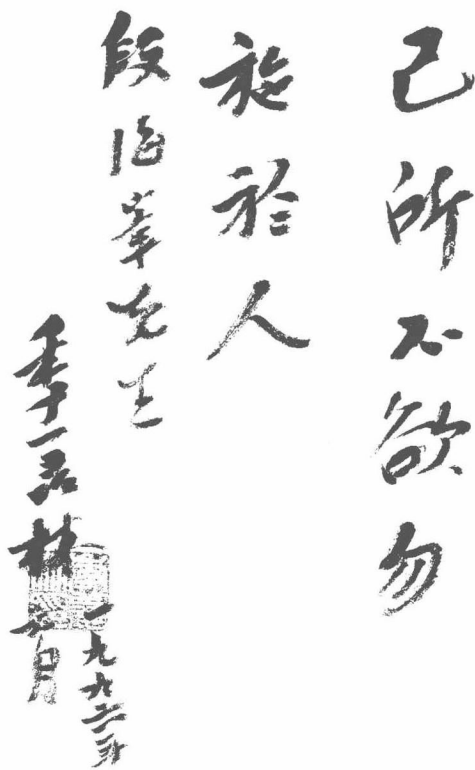


老一辈的学者身上，有许多令人值得学习的品格，比如笃信、诚挚、执著、认真，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。这样说，并不是否认青年知识分子。只是我年纪尚轻，对季羨林所代表的老一辈有着更深的敬重。回想和季先生的交往，情景至今犹在眼前。

那时季羨林老先生还住在北京大学，到他家之前，我先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在电话里爽快地跟我约定了见面的时间，一刻钟之后，我便按响了他家的门铃，季老惊讶地说：“你来得这么快！”我只好实话实说：“我就在你家门口给你打的电话。”

季羨林生于1911年，山东临清人，他的职务很多，比如北京大学教授、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、中国作协理事、中国对外友协理事。踏进他的书房，屋里的凌乱程度，使我不敢相信这就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、散文家、



季羨林为本书作者题词

我和冯亦代先生的书缘

几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某日有雪，想约人喝酒，却找不到要找的人，于是冒雪出门，到书店逛。购得一捆书回来。到家后，把书上的雪掸掉，依老习惯，拈笔，在每本书的扉页注明“某某日购于某某书店”。其中有一本，是冯亦代的《龙套集》，我信笔在扉页写上“1991年12月26日大雪纷飞中购于芳草地书店”。这本书的封面很有特点，是冯亦代的漫画像，侧面，嘴里衔着烟斗，烟斗又不是一般的烟斗。其柄，是一支钢笔；正在冒烟的烟斗，是一个头像，我推想正是冯先生本人！

诗的琴
 名人的琴
 海峰 吟咏
 冯亦代
 1992.3.11 吟风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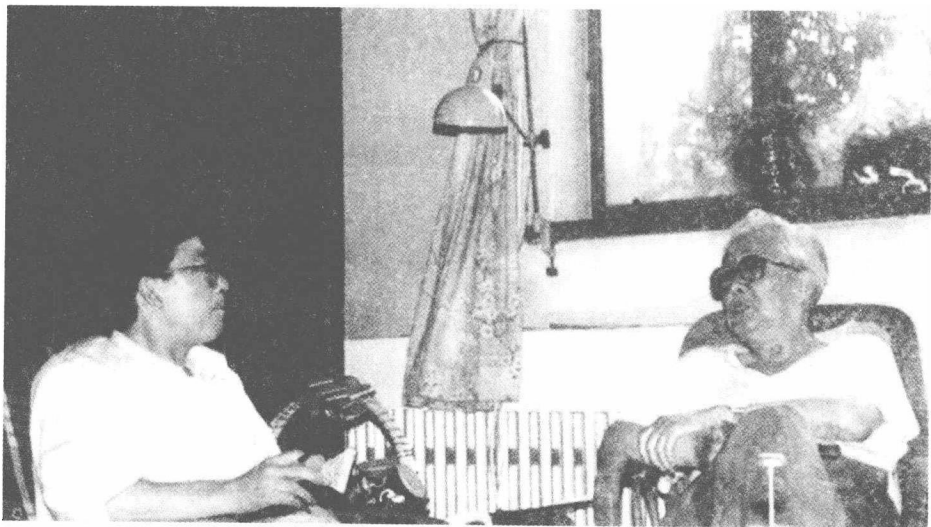
冯亦代为本书作者题词

君子之风，山高水长

——追忆漫画家华君武

提及漫画，当不可不提及华君武先生。这位在中国漫画史上必然留名的人物，于近日以 95 岁高龄辞别人世。忆起与华老先生的唯一一次访谈，当时情景，至今犹在眼前。

华君武先生长期从事漫画创作，上中学时就曾在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。在延安期间，为《解放日报》画时事漫画，近 20 年来，他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 700 多幅漫画，出版有 26 部漫画集和儿童文学、讽刺诗的插图集。著有漫画作



本书作者采访华君武

写写刘心武

写到刘心武先生，我更多地想到他的沉默。相坐无语，少有宏论，有人甚至只为了坐坐，去看他，他也陪着坐，话却不多。可是他的话，都化作文章，排击炮似地向外推。这两年他在《新民晚报》、《今晚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女友》、《时代青年》、《辽宁青年》、《追求》，香港《大

随缘

心安

刘心武
1993.8.28



热 闹

有个老故事，是说一个人在路上正走着，忽然停下来，仰头看天，结果引得许多路人也仰头看天。看了一会儿都不知为什么，于是就问第一个看天的人，那人说：“我流鼻血了。”这就好像有点凑热闹的成份。

实际上很多人确实爱凑热闹。不能喝酒的，却爱凑个堆，说“图个热闹”；几个女人上街，常爱结伴，除了做免费参谋之外，也是因为觉得热闹；冷餐宴为什么不成气候？因为大家觉得各吃各的不热闹，然而，数十筷子同时下到一个锅里搅的火锅固然热闹，不过令人常常想起口水汤。张岱的《夜航船》里，有一则“晒衣”，是记凑热闹的：“七月七日，诸阮庭中晒衣，无非锦绣。阮咸以长竿褊大布犊鼻褌于上，曰：‘未能免俗，聊复尔尔。’”真是凑得可爱。

有人还爱凑另一种热闹：一本书出版了，有人会捧场，一部电影上映了，有人会跟着说好，一种观点流行了，凑热闹的人必不是个小数目。是不是他真的认为就是好呢？不一定。这样说也许会使评论家不高兴，那我在此先声明不是影射他们的。有一次一位球迷跟我说起看足球的乐趣，是足球场上人多，一般都有万人之数，这么多人在喊，在叫，在疯狂，真是热闹极了，自己融入其中，也会莫名其妙地为一个与自己本不相干的足球喜怒哀乐，原因真是不容易说清。每天我们看报纸，都愿意读些稀罕的新闻，可是今天的新闻，不是看热闹，难道你还会学习什么不成？

说人家不容易，改为说自己。我自己也是个爱热闹的人，可是却常常，在热闹的时候想寂寞，在寂寞的时候想热闹。一人独饮，不如两人小酌，

五十步与一百步只是量的差异，而没有质的区别。

可是麻将既敢称“国粹”，自有它通行的道理，比如手气旺时，开牌只差自摸；上家出牌，张张能吃；下家出牌，张张能碰，再加上明杠暗杠，乃至杠底开花，都给人无限的愉悦，故而如果取消麻将，我想会使很多人不快。但逢战必赌，赌必输赢，轻则伤财，重则乱性，我总不能鼓励人们放开手脚，奋力一搏吧。思来想去，没有好办法，只好学官话：“由他去罢。”

近日读报，忽然柳暗花明，原来是说国家体委出面，组织麻将比赛，不为赌博，只求打牌技巧，锻炼反应能力，普及卫生麻将，意在日后能让麻将像桥牌一样成为运动比赛项目。说运动，也像，梁实秋曾把洗牌称为“蛙泳”动作，说常打麻将有利于上肢运动，但如果各省派出代表队参加全国麻将比赛，队中定不乏小脚老太与娇美少女，再配粗鲁壮汉与文弱书生各一，瞧这一场好战！

这幅蓝图还嫌遥远，就眼下而言，我只能宣布自己的意见：“小赌怡情，大赌伤性。”

十年一觉同学梦

❧

明眼人一眼就看出，这是套用古诗，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。扬州，曾是繁华之地，令人向往，有诗为证：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”诤文，总想联想些什么，以这样的思路开篇，后面有什么要与之照应吗？且写下去试试。

缘由来自春节后，我接到崔老师的电话，嘱我参加开封的同学聚会。崔老师是我当年中专的班主任之一，虽然他教的是当时不受重视的体育，但因为他是送我们毕业的，因而他与同学们的感情，也就非同一般。

我们这所中专学校，现在已经升格，成为省级并已改名，虽仍是母校，总觉得有了距离。不过，今天的你我，定不会忘记当年漫步于包公湖畔，曾经相约：“十年后相见！”那时的你我，还是满身的豪气，相信未来的世界，必是我们的天下！

谁又不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呢？

崔老师布了酒菜，同学们围坐一圈。依旧例，仍是老师布置“作业”，由每个人用简捷的话，叙述自己这十多年来的情况。十多年，对社会来说，也许沧海一瞬，但对个人而言，又能有几次？因而要将十多年浓缩于一两分钟内，确实太难。同学们仍是取巧，三言两语敷衍老师，接下来就转移话题，叙说当年学校生涯。

叙述中，同学周霞讲了一件与我有关的旧事：当年我们的助学金是每人11元至13元不等，这是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，自然受到大家的珍视。有次学校对开学不能按时报到的学生，予以扣除若干数额助学金的惩罚。周

二十二年圆一梦

同学会已经结束数天了。事前，我就受众同学之托，要写一篇文章纪念这次盛会，可是隔了这么久才动笔，实是事出有因。因为数日来，我仍处在对这次同学会热烈气氛的亢奋回忆之中，还处在一种对往事的追思之中。二来，要写的同学太多，且我答应大家均以正面描写，可文章毕竟不是表扬稿，难以一一点名，如何能在一篇文章中，出现更多的同学名字而又不失文章之可读性，是我一直在揣度的事。

在接到同学会的聚会通知前一晚，我就睡不好觉了，一想到将要和离开学校 22 年的同学们相会，哪里还有心思睡觉呢。次日，我们在郑州工作及豫西豫南片的同学一起乘车前往商丘时，董保连开玩笑说，他接通知的前一天就开始睡觉，好养足精神参加同学会。

一路上，我因为在车上大暴猛料，抖了不少包袱，吊起了潘麦贤的胃口，远在日照工作的她，执意要回程时与我们同坐一车，好继续听我的猛料。赵向荣出落得更大方漂亮，脱胎换骨如美容模特。高俊与在前面开车的张艳菊比个子。张艳菊高在生理上，高俊高于心理——你再高，也无所谓，反正我姓高，我就是高。后排几位男生——啊啊，这把年纪还称男生，真让人齿落，俗称笑掉大牙也。可是同学会，不称男女生，似乎回不到过去。所以还是这么称呼吧。后排是李文学，王文通，李东超和吕连科。我们一直在侃故事，气氛不知不觉就活跃起来。

一路上欢声笑语，几位同学先将聚会的欢乐提前预演了一下。

在商丘高速路口，已经有赵天山、关凤彬在接着我们了，及至商丘市

房面积不够，三代人挤在一室，于是他如愿分上住房。实际上面积是不是真不够，三代人是否真就挤于一室，我没有考证，只是后来他用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：“人，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，那是学问。”不过这样的假谦虚，不议也罢。

当然谦虚也有闹出笑话的，坊间传说，有位外国领导人来会见中国那位在“文革”中能呼风唤雨的女高人，按礼节称赞道：“你很漂亮。”女高人多少知道一点谦虚，依礼回道：“哪里哪里。”结果外国人以为她在问自己哪里漂亮，只好继续赞道：“你，脖子，胳膊，腿，都漂亮。”

谦虚，在有些国家，听说好像不合时宜。比如你去竞聘一个岗位，主考官问你：“先生您有何特长？有何成就？”如果你按中国式的谦虚说：“惭愧得很，鄙人才疏学浅，一事无成。业绩一点谈不上，成就更是无从说起。中文只能写写日记，英语仅够说三克油。还望各位多多提携栽培。”我敢打赌，你肯定要挂了！

挂了，是流行的说法，意即惨了，败了，完了，反正不是个好词。

但是这是在国外，如果在中国，应聘时你敢这样说，效果肯定不一样，尤其是你竞聘那些酸不拉叽的所谓文化岗位时，这招儿好像管用。有意或无意，本意或潜意识里，有些领导人喜欢用比自己能力差的人，甚至差得越多越好，你这样谦虚，有些领导会认为你好管理，不骄傲，于是就用你。不过现在国内的竞聘也开始变化，那就是尽可能多说自己的优点和长处，在短短几分钟里，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。本意当然不错，可惜最后都成了自我吹嘘，不仅了无新意，且听到最后，已经是令人恶心。我曾看到过一个故事，是说一个别出心裁的应聘者。那是一位女士，想到一家大公司工作。大公司工作条件好，待遇优厚，应聘的人很多，竞争的残酷性可想而知，而她刚生完孩子，学历也不太高，条件显得差一些。但她有主意，她把简历写在一个尿纸片上，打包，通过快递公司寄往这家公司。尿纸片正面写着自己的简历，背面是自己的联络方式。结果大公司立即约见她，并面试之。问她：“为何要将简历写在尿片上？”她娓娓道来：“写在尿片上，是表示我在这个行业是新手，吸附力强，有可塑性，我愿意学习并渴望成功。二来我有创意，您不觉得我在空空的包装盒里只放一张尿片纸，是一个小小的创意吗？”

着两人，其中一人在吃热汤包，一咬，汤水溅到对面那位的脸上，但他不擦，旁人惊问其故，他指指对面这位：“他还有两个汤包没有吃完呢。”这已不仅是宽容，连幽默都有了。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做演讲，即兴讲到这个故事，事隔很久了，听讲者见到我还说，你整个演讲我都不记得了，只记你说的这个汤包的故事，你说他怎么就那么有意思呢。

宽容是火，它能使两个人冰释前嫌，化除心中的冰块；宽容是水，它能熄灭人心中的那股怨气；宽容是美，它是品质的试金石。宽容是无价之宝，拥有它，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财富。在生活中，在学习上，在方方面面，我们都不能失去宽容，宽容，只有这个字眼，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隔阂，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，才能得到别人对你的信赖。如果你想要得到宽容，你就要先学会宽容。

道理谁都会讲，关键是如何用。

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，并当众许下诺言：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，赏金十两。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，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。于是，商鞅将赏金提高到 50 金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。商鞅立即赏了他 50 金。商鞅这一举动，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，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。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，最终统一了中国。

而同样在商鞅“立木为信”的地方，在此之前的 400 年，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“烽火戏诸侯”的闹剧。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，为博取她的一笑，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 20 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——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，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。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，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，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。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终于开心一笑。五年后，西夷太戎大举攻周，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——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。结果幽王被逼自刎，而褒姒也被俘虏。

一个“立木取信”，一诺千金；一个帝王无信，戏玩“狼来了”的游戏。结果前者变法成功，国强势壮；后者自取其辱，身死国亡。可见，“信”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国外的诚信故事，一样令人感动。各种文摘杂志，都刊登过以下这个诚信故事，虽然版本略有不同，但内容大致不变。早年，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很少有外国人涉足。后来，许多日本人到这里观光旅游，据说这是源于一位少年的诚信。说是有一天，几位日本摄影师请当地一位少年代买啤酒，这位少年为之跑了 3 个多小时。第二天，那个少年又自告奋勇地再替他们买啤酒。这次摄影师们给了他很多钱，但直到第三天下午那个少年还没回来。于是，摄影师们议论纷纷，都认为那个少年把钱骗走了。第三天夜里，那个少年却敲开了摄影师的门。原来，他只购得 4 瓶啤酒，尔后，他又翻了一座山，趟过一条河才购得另外 6 瓶，返回时摔坏了 3 瓶。他哭着拿着碎玻璃片，向摄影师交回零钱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这个故事使许多外国人深受感动。后来，到这儿的游客就越来越多……

可以成为一个人终生的职业和理想的。我经常和儿子交流从事文化工作的好处：有身份，有社会地位，工作相对清闲，可以独立思考，待遇也不低等等，而且如果真心喜欢这个职业，那么把工作和爱好结合起来，这是多么完美的人生。结果儿子还真就当杂志社的美术编辑，接过了我的接力棒。

当我出版了三部网络长篇小说后，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情呀爱呀里面时，我忽然感觉到，自己的视野是多么渺小，境界是多么低下，怎么老是这样情呀爱呀的，难道除此之外就不可以写点其他东西吗？

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外面，恰好我供职的杂志，正是倡导环保的，而环保，又正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，我终于找到了新的写作路径，准备合写一个新作品，那就是写一个环保主义者，这个人喜欢鸟，观察鸟，爱护鸟，最终她身上长出了羽毛，她飞进了树林，成为鸟的一部分……这时我突然意识到，少年时代看过的《鸟的天堂》出现了，这个构思竟然来自巴老的散文，而在此之前，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！

由此可知，巴老的思想，是潜意识而又多么深深地影响到我。

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顺利，当我把这个构思告诉别人时，人家说，作家莫言已经写了类似的作品。我沮丧之余，在有一年莫言到郑州讲学之际，我征询莫言，莫作家说，他也是从巴金的作品里幻化出来的。这时我明白，受巴老影响的，还有很多人。

关于这部小说，我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在没有看好的情况下，悄悄动笔。我把背景放在一个我不熟悉的西藏雅鲁藏布江区域，让莫须有的女主人公从内地出发，一人驾车，开始了她茫无头绪的西藏之行。起初我写得有声有色，很是有趣，不过我很快发现，把背景放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里，是多么可笑和愚蠢的事。在我写到女主人公进入西藏以后，我放下了电脑，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我实在对西藏是不了解的。后来西藏来了一个朋友，是我们当年探险队的队员王艳萍，她听说我在写西藏小说而我却从没有到过西藏的事情后，不由得大笑道：“难道作家都可以这样随意想象吗？”

不过我仍是没有放弃，因为《鸟的天堂》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情结，我理解的鸟的天堂，其实是人的天堂，以我的个人能力，不可能实现现实社会里，人鸟和谐相处的理想，但是在我的笔下，我却有能力让人鸟和谐相处，乃至人鸟合一。我还在努力完成这个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在这以后，我当然还看了巴老的很多作品，他在我心里，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巨人，一个思想者。不管我下一本小说写成什么样子，我知道，巴老一直是一个目标和象征，在我写作和思想的前方，给我指引……

饼，勉强能吃，玉米渣粥则是太稀了，滑嘴，而真正的香河老家的做法，是用柴锅熬。饭熟撤火，慢慢闷，掀起锅盖，还见玉米渣粥在“突突”冒泡，喝起来，沾嘴，所以先生是照例两碗。我不用过多动脑，也知道今天的玉米渣粥是用天然气煮的，客人在催，饭店图快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磨功夫。

从享乐主义出发，口腹之欲，精神丰宴，都是人所共求的。曾经，我想象着共产主义时代，物质极大丰富，人人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。“实现共产主义”这个口号曾使我确信：共产主义就是让人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。这不好吗？然而眼下我们不但自己说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而随着香港的回归，我们又接受了资本主义。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，很多也是希望能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，这和信仰共产主义的人，不是走到一条路上去了吗？

这笔糊涂帐，只好留给政治家去算。

还说张宇先生的恐惧。张先生说，他有了这个恐惧之后，一度不敢吃肉，后来耐不住口淡，只好举箸之前，先猜测哪块肉里含的添加剂少，打定主意，才去下筷，算是自我安慰一番。明眼人看得出来，这是自我欺骗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自我欺骗的也不是张宇先生一个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很多，只好用兵法：擒贼先擒王，抓主要的。我的个人观点是，只怪这个社会太浮躁了！

浮躁，意即不踏实，纵观以上所言，哪一点不跟浮躁有亲戚？人不但催化动植物，现在连自己都要“克隆”，人是不珍惜自己了。而随着电脑的发展，人脑将逐渐退化，我近来看到一篇文章，说终有一天，人类还要生产出电脑性交椅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你有了欲望，坐在电脑性交椅上，就可以完成自慰——人类真是越来越不自爱了！在这样的动机驱动下，给猪喂点添加剂，催猪快长，岂不是小儿科吗？所以我的悲观想法是，人类终有一天会毁灭自己！

就算是杞人忧天吧，我的这种担心能是多余的吗？

剪 报

在我少年时，很少看报纸，主要原因是家境贫寒，订不起报纸，再一个是年纪小，贪玩，不大懂事，有时即使有看报的机会，比如在某些单位、学校的阅览室，也不大愿看。在那样一个年代，不看报纸，于生存无碍。

后来有一晚，我住在一个被抄家的人家中，才对报纸，尤其是剪报发生了兴趣。当时他的这间小阁楼已经人去楼空，屋里只有一张床。而我的家中来了亲戚，当晚请亲戚们住在我的床上，家里人有跟这位被抄之人有联系的，拿着这阁楼的钥匙，于是我就被派来睡一晚。

我点上一只自造的蜡烛，在这阁楼里转悠，四壁空空，不觉有什么意思，看看床下，拖出一只大柳条筐，一翻，竟然有一套上下卷的比砖头还厚的辞海。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厚的书，心想这家主人知识大约真是多，能读这样的大部头，难怪他被抄家！再翻，筐里还有一叠厚厚的剪报。剪报零散地夹在一本1969年8月份编印的《无限忠于毛主席——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》上，署名“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印”。因为这被抄家的是位大夫，所以剪报内容多为医学知识。我信手在蜡烛下翻翻，居然入了神，忘了晃动的烛光，熬了小半夜，耗尽了蜡烛油，这才罢手。第二天，我将零散的剪报贴在杂志里，带回，暂存我家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剪报的主人恢复名誉，我把剪报的事告诉他，他却已经醉心于医院权力的争夺上，对剪报不感兴趣了，说“送给你吧”。这样，这本剪报时隔20余年，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我的书架中，有位朋友甚至称此为“文物”，我说：“搞文物的人嫌它新，不搞文物的嫌它旧。”

所有这些，都使人产生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，如果不是桌上供着的一尊佛像，很难让人想到这里 是佛门圣地。永信法师的头衔，也是令人眩晕的：中国佛教协会理事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、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青联委员、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……如今，他已经到过印度、美国、法国、日本及香港、台湾等地，完全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足踏芒鞋、身披袈裟、手捧钵盂的云游，而是拿着手机，开着奥迪车，飞机来，飞机去，我不由地问：“这和佛家讲究的清心寡欲、面壁修行有冲突吗？”

永信法师回答：“我们是在使用，而不是在享受，这是有根本区别的。过去传教靠口授，出力不少，收效不一定都好，现在有了先进的通讯工具，我们利用它来讲授佛法，这跟佛法的本意并不对立。如果当年达摩始祖有先进的工具把衣钵传下来，也就不至于有后世为佛祖偈语而争论不休的事情了。少林寺已经建寺 1500 年，之所以能够烟火旺盛，历经千年风雨而不灭，全在于僧人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，这就是避于世事而不落后于世事。佛语云：‘佛法随世法。’这也是现代佛教发展的必然结果。”

晚饭是在斋堂吃的。一桌之上，摆着七八个素菜，但是菜名却吓人一跳：红烧肉，烩虾条，爆鸡丁。原来全是用豆腐青菜胡萝卜等做成，是谓素菜荤名，一尝味道，居然十分可口！据厨师讲，普通的青菜豆腐萝卜，经过蒸、煮、焖、煎、炒、爆，也能变成色香味俱全、品种各异的美味佳肴。尽管寺内严禁荤腥，连蒜、葱等有气味的食物也在禁止之列，但因为 有笋、菇、木耳、山蕨等山珍，所以也能做出不同的花色来。动筷之前，永信法师先双手合十，起头念起了经文，众和尚也跟着一齐念起来，我因为不懂经文，只好学着众人的样子，口里念念有词，不同的是，人家念的是经文，我默念的却是“赶快上菜赶快上菜”！

当夜我住在寺院的挂单室。所谓挂单，是外来和尚来寺院办事时临时的住所，看来我此次的待遇是以见习和尚对待了。

但听习武声，不见习武人

夜晚，我来到隔壁的延山师傅住所，想打听在哪里可以看到习武的僧人。在寺院后面的藏经楼里，不少游客都见过少林僧人习武时留下的那些

延王和尚给我们描述了真正的功夫：

延少师静静立在舞台中央，云雾从脚下飘过，那舞台就变作嵩山云海了。延少师双手合十，一动不动，有如嵩山劲松。一会儿双手分开，运气，气随手动，手随气流，双手飘忽如松枝；突然手腕一翻，双掌上下一分，一个“白云盖顶”，天地就此分离，那云雾便随风而起，将他裹在了一片苍茫之中。

延少在练小洪拳。一个“上步推掌”，身随掌出，步随身移，如一团云彩飘出了嵩山古洞。那云彩忽聚忽散，忽前忽后，忽起忽落，那便是延少的手、眼、步、法、身。他双手伸而不直，弯而不曲，拧上拧下，滚进滚出，圆圆的化出道道七彩光环；双脚轻巧如风，一会儿跃石跳涧，一会儿绕树穿林，如蜻蜓点水，似云蝶飞花；目光或明或灭，或怒或喜，闪闪地如云头金星；身体忽忽地飘动着团团云彩。那云彩在山崖间停留片刻，望望天空，望望大地，随风轻轻飘落山涧，又随山涧流水清脆脆地一路唱去……

这小洪拳便化作行云流水了。

这才是真正的少林功夫！真正的高手不常出手，不出手，已经是风花雪月，待出手，更是气象万千！不出手，是因为没有对手！

武术学校和武僧团

由于少林寺的大名远扬，来这里学武的人络绎不绝，但是寺里一般并不收留，当地的一些武术学校就应运而生了。据粗略统计，此地的武术学校多达上百所，在这里学武的学生多达上千人，少林村里到处可见这些穿着运动衣的习武少年。尽管有些武术教师是少林皈依弟子，但因为学校多，难免良莠不齐，而学生也是来自四面八方，素质不一。因此，如何管理，又成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难题。很多孩子是瞒着家人跑出来的，所以街上经常能见到来寻子的家长。能文能武，这是习武人的共同心愿，但是既然是来学武的，文化课就不能保证，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。